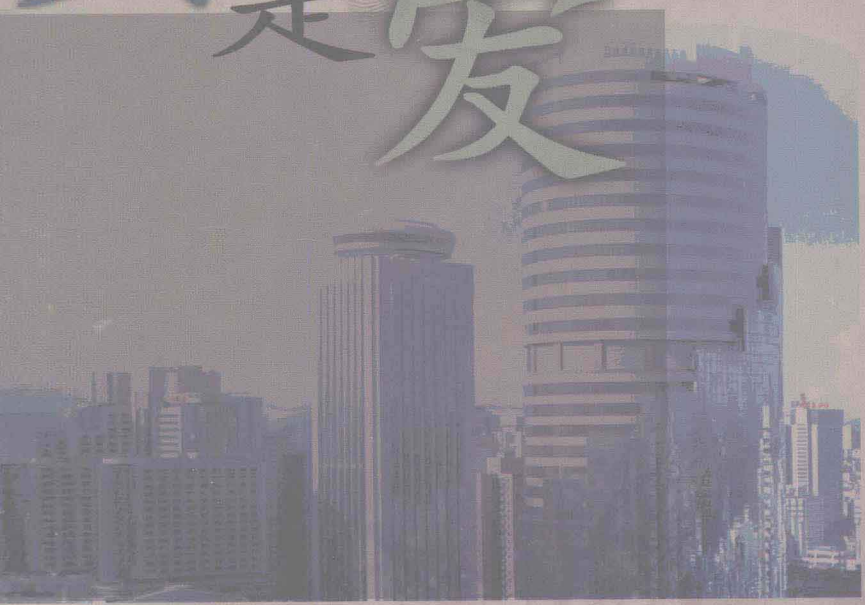
回头是爱



张华峰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回头是爱

张华峰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头是爱/张华峰著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1

ISBN 7-5071-0538-5

Ⅰ.回… Ⅱ.张…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055 号

回头是爱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发行部电话：(010)68320635 68326644-2362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625

字数：282 千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71-0538-5/I·524

定价：19.80 元

第一章

1

四年前的一个春日，星期天，阳光明媚轻风和煦；日历上这样描述这个寒冬殆尽春暖花开的日子：属黄道吉日，宜婚嫁、上梁、垒灶、出门、交友……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良辰吉日开始。

这天大清早，位于北京一条繁华街道的华宇大厦热闹如平常，员工们早早就开始陆续进入这座十八层的气派大楼；两辆大卡车也开来，搬卸下一盆又一盆鲜花。在大厦内二层能容纳四十张桌子的宴会厅里，服务人员在忙着撤换台布安排座次，几个领班模样的人督阵指挥着，调试音响、张挂彩带，把搬送进来的鲜花挨次摆好；从外面请来的一个阵容齐整的乐队在吱哩吱嘎进行了一番找音调弦后，开始了排练……突然哗啦一声，一位服务员忙中出错，将一托盘高脚酒杯失手打碎在地上。已忙得满头大汗的男领班抽身跑了过来，大声喝斥道："我再说一遍，今天我们的董事长嫁女儿，谁要再出差错就炒谁的鱿鱼！"

临近八点，戴副镜片厚似瓶底眼镜的胡秘书，埋头浏览着一份儿来客名单踱到大厦门外来，这个过早谢顶很难一眼看出其实际年岁的人，今天主要工作是迎候那些有头有面前

来道喜的贵宾要客，不过他这么早就走出楼门来，是要像平常那样迎候这座大厦的主人，他的顶头上司杨兴邦董事长。

此时的大门外已恢复了暂时的清静，两个门卫正弯腰费力地沿台阶铺开一卷红地毯……时钟指向八点，杨兴邦的灰色奔驰座车准时出现，胡秘书绕开红地毯急急走下台阶，迎过去打开车门不等人下车就抢头彩般道："今天天气真好！董事长，学生恭喜您。"

杨兴邦稳步跨出车门来。他看上去六十有余，头发虽已花白但春风满面显得精神饱满。他拉一下特意系上的红底黄碎花领带，望一眼身旁这位恭敬的"学生"道："有什么值得恭喜的！往外嫁女儿又不是往家娶媳妇，真是！"

胡秘书一时没回味过来之际，杨兴邦已以绝对主人的姿态往刚铺好的红地毯上走了，对两个门卫怯声的道贺只报以很难得的微笑。

2

实际上杨兴邦一句类似玩笑的话，恰恰流露出他心中的隐衷。这个事业家业正如日中天的人，其妻早已亡故，而他膝下仅仅有一双女儿。

他出生于印尼一个富裕华侨家庭，也许因了印尼这个国度有排华习性之故，他父亲爱国之心始终难灭，五十年代这个老牌的资本家更是以实际行动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回国内来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并分别给两个儿子改名为"兴国"、"兴邦"。"新中国建设"就别提了，杨兴邦回国后的人生经历绝对称得上轰轰烈烈，这个回国后做着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京一所中学英语老师的人，国内的所有政治运动哪一次也没把他拉下，使从小就喜好体育运动的他成了另一个意义上的老资格运动员。他的哥哥杨兴国与他遭遇不二，后来实在受不了这份屈辱找机会回印尼了。而杨兴邦呢？他并非没机会，而是他坚决不走！因为他坚信这样一句话，人的经历是人生的最大财富，所以他赌气留下来，等待时机非要把自己遭受的苦难转换成一笔不菲的财富不可！

这一天到底叫他等来了。七十年代末期以后他的人生经历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先是他所在的中学为他恢复名誉平反昭雪，继而可能是出于对他从前经受的苦难做出某种补偿的考虑吧，由区教委出面把他推举到市政协委员的位置上。再往后，他的人生开始步入真正的辉煌，在国内“泡沫经济”发酵起泡的时候，他依仗家族大财团的撑腰，利用政协委员的头衔，成立公司加入“炒军”，钢材、地皮、楼盘一路爆炒下去，终于发达鼎盛成了显赫的豪商巨贾……人的经历是财富，但这里的“财富”仅是一种比喻，恐怕更多的是指精神意义上的；而在杨兴邦这里呢？没有什么比喻，完完全全是赤裸裸的现实。

杨兴邦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花白头发映衬下那古铜色的肤色，还能让人依稀想到他出生的那个国度充足的光照，而他说话行起事来呢？又完完全全是一副土生土长起来谙熟各种人情世故的大陆人派头。这恐怕和他前半生的曲折磨难有很大关系。

胡秘书在他面前谦称自己为“学生”，其实双方并无师生之谊，这样胡秘书的谦称便也有了几分阿谀之嫌；可毕竟杨兴邦曾经做过老师，由此看来这位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就一直跟随他的胡秘书，倒也算用典有出处阿谀有原因。胡

秘书不光对“老师”如上人生经历了如指掌，对他心中的隐衷也是一清二楚。

膝下无子，将来父业子承是不指望了，关键是一双女儿在杨兴邦眼里没一个争气的。

大女儿杨佩玉打小学习不努力功课很差，如今在父亲身边虽出任着华宇集团公司财务部经理，可基本上连会计报表都看不懂，最要命的是大了连努力看懂的耐心也没有了；小女儿杨佩珊倒是从小就功课优异，现在又在著名的医科大学读大四，遗憾的是不知何故父女关系不和，据说读高中时就离家出走，至今父女双方还形同陌路。这样，家大业大的杨兴邦倍觉身后单薄，急需一个贴心而又能干可靠的男性做他的帮手。这个人选是谁呢？当然应该是今天杨佩玉婚礼上的新郎了！所以说，杨兴邦今天与其说在嫁女儿，倒不如说在招一位驸马上门更贴切些。

胡秘书站在那里前前后后想清楚了这些，也就对老师那句有几分无奈又有几分高兴的话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然后才释然地又埋头看着手中那份名单往楼里踱去。

3

杨佩珊是昨晚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楼，在看电话搞收发的大妈那里听到姐姐要完婚的确切消息的。她先是有些吃惊，姐姐终于要嫁人了？接着就纳闷儿，姐姐要嫁给她身边足足可组成一个班级的男朋友中间的哪一个呢？

今天她起了个大早，在商店琳琅满目的礼品柜台前踌躇半天，才选中一枚价值四十元的心形玉佩。

“是送人吗?”售货小姐问。

“是的。”

售货小姐又拿出一只小礼盒,“多花十块钱,配上这只礼盒送人才像样。”

“这……不必了,我是要买来送给我姐姐的。”

这种拒绝的理由显然是苍白的,于是售货员上下打量面前这位白衬衫牛仔裤朴素得出奇的同龄人的目光中,流露出了不掩饰的不屑。

这种不屑远没有结束,等她走出商店来到公共汽车站等车时,声嘶力竭揽客的小公共车售票员见她无动于衷,便阴阳怪气甩给她这样一句话:“小姐这么靓,就比大车多一两块也坐不起?白长一张漂亮脸蛋儿了!”

杨佩珊只能用转开漂亮脸蛋的方式来抵御这种不屑。

4

杨兴邦的家位于一处花园式的小区内,今天一早起跟华宇大厦一样陷于忙乱。公司里来了几个女员工在客厅里准备婚纱、头花什么的,外面请来的两个美容师则在杨佩玉的房间里为她盘头、化妆。

当杨佩珊出现在客厅门口时,发现这个家确实是生疏久违了,一个女员工诧异地打量着她问她找谁。

“我找……杨佩玉。”

女员工冲楼上的卧室努努嘴,脸上依旧是诧异之色。客厅里几乎没有人把她当成杨佩玉的妹妹来看。

卧室里梳妆台前杨佩玉收拾停当了,她比较满意地看看

镜子里的自己，然后起身拿了钱包打发两位美容师，这时她发现了出现在门口的妹妹。

“佩珊？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你……还是这副肋刿样！”

和光彩照人的杨佩玉相比，杨佩珊实在显得寒酸窘迫，难怪楼下没人把她往杨佩玉妹妹的身份上想。不光穿着，这姐俩从长相到气质也完全不同，姐姐丰满艳丽喜形于色，而妹妹则显得娇小了些，眼神里挂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杨佩珊笑笑走开两步，“怎么，嫌我给你丢人了？”

姐姐用嗔怪的目光望望妹妹，把门关上又急急走到妹妹跟前就是连珠炮般地发问：“好久没去看你了，马上该毕业了吧？想过没有毕业后打算做什么？爸没吐过口其实心里还是想叫你回公司……”

“我已在准备硕士生考试了！”

杨佩玉一怔，刚想再说什么杨佩珊已转过头来，“好了，现在该轮到我问你了！姐，你怎么突然想起来嫁人了呢？”

“看你说的！你姐我说话都要三十的人了。”说着，她走回梳妆镜前留意一下眼角处有没有三十岁的鱼尾纹……还好，并不明显。

“那么，你最终选中了你那些男朋友中的哪一个呢？”

杨佩玉拿起粉饼稍稍补着妆，“我呀，哪一个也没选中，他们仅仅是男朋友而已。你未来的姐夫，是我三个月前才认识的……”

“什么，才认识三个月？”杨佩珊脱口道，“这未免也……太快了。”

“快吗？我倒没觉得。”杨佩玉沉浸在对镜子里自己那张脸的注意里。

“我这未来的姐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魅力?”杨佩珊显然是怀疑的口吻。

“是啊，呆会儿你就见到了。人么长得算不上帅哥，可特有味儿！男人味儿!”

杨佩珊见姐姐又忙于修补口红，知道这种时候也问不出什么来，偏头沉思一下从身上掏出那枚心形玉佩，拎住红绳子，道：“看，姐你不叫佩玉吗？祝贺你。”

“什么?”杨佩玉仅仅回了一下头，勉强一笑，“谢谢，放那儿吧。”

杨佩珊显然感到自己费的一番心思被姐姐忽略了，她脸上挂上了苦笑，“你知道吗？这可是我用自己在医院实习攒下的补助费买的。”

杨佩玉终于把头转向了妹妹，她似乎理解到眼前这个小玩艺儿的重要性了，把它拿过来仔细看了一眼，“看你，何苦花钱……对了，”她起身走向丢在床上的自己的钱包。

“姐，你干什么?”

“佩珊我这段时间忙，好久没去看你。”说着一沓人民币被杨佩玉从钱包里抽出。

“你!”杨佩珊的脸涨红了，“你不觉得你的钱，付得太快了么!”

杨佩玉一时望着背转开头的妹妹愣住了。

这是一个异常窘迫尴尬的时刻。每次见面，姐妹俩之间总会出现一道心照不宣的程序，做姐姐的总要找一个借口塞给妹妹一笔钱，而杨佩珊正是靠着这笔钱在完成着自己的学业。谁都明白这笔钱的真正出处，那就是来自她们的父亲。其实姐俩一见面谈话，妹妹就设法回避开父亲，但现在姐姐无疑于又把父亲从钱包里掏出来了。

“对了姐，我还有事，你的婚礼我就不参加了。”半晌后杨佩珊打破了尴尬的沉默。

杨佩玉又一怔，“你说什么?”走近去再一次上下打量妹妹，“怪不得你穿成这样，原来……”

杨佩珊点点头，“姐，再见。”说完转身。

“你站住!”杨佩玉真有些动气了，“佩珊你……”她在脑子里找找词，“难道，连我这个姐姐也不打算认了么?”

这次，轮到杨佩珊吃惊回头了。

5

上午近十点钟光景，亚运村一处新建的居民小区门外，卖油饼的一位胖胖的小伙子开始收摊撤火了。这时，小区里匆匆忙忙跑出一个人来。他显然是刚从床上爬起来不久，头发还支棱着，西服外套的领子也翻卷在脖子后面，举个手机大呼小叫吩咐完什么，一路向油饼摊儿大步赶来。

卖油饼的小伙子显然认识这个人，他叫白冰江，一个做医疗器械听说最近折了一大笔的生意人。小伙子收拾摊子的动作慢了下来。

“胖子，快，炸两张油饼!赶紧的。”白冰江跑来一边收起手机一边吩咐。

“你也不看看表，都几点了?挨会儿吃中午饭吧，油饼早卖光了!”

“不可能，我知道你小子会给我留的。”

白冰江看来真没把自己当外人，竟掀锅盖翻笼屉动手找起来。没一会儿功夫，还真从一只篮子里找出两张来。“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说什么来着?”他说着就抓起来往嘴里塞。

“喂!那是留给我自个儿吃的。”

白冰江笑笑,转身又要跑走了。

“我说,还不付钱啊?白吃可快一年了!”

白冰江转回身来,故作神秘地道:“胖子,哥教你一招发财术,‘赚钱不如借钱,借钱不如赖账不还!’这可是一位大老板亲口念出的生意经。得了,没功夫跟你贫了,明儿见。”

小伙子还想说什么,白冰江已吃着油饼蹿开大步向马路对面刚开张的一家发廊赶去。渐渐,小伙子打望白冰江的目光里布上了一丝同情,他略摇摇头,又转身收拾着桌椅板凳,默默想:看来人都不容易,这位曾经跟他有过一段交情的人,看样子今天这是着急忙慌要到哪儿堵自己生意上的大窟窿去。

6

快十一点时,华宇大厦门前热闹了起来,一时间车水马龙的,一辆辆小轿车竟在停车场入口处形成了堵塞。胡秘书成了大忙人,他领着几位漂亮的女员工紧着从来车里往外接人,既有生意场上的大老板们,也有局长部委主任之类的政要。

杨兴邦春风满面站在大厦的大堂里,他不失热情但绝对不失身份地对搀扶进来的来客伸手相迎,然后便是脸上挂着笑意侧耳倾听那些千篇一律连恭喜带恭维的话。

在纷攘的各式来客中有较特别的一群,他们来自教育系

统。说来有趣，这些特殊的受邀者不是从前整过杨兴邦就是曾多少得罪过这位往日的英文教员的人。当他们惶惶然捏着大红喜帖赶来，诚惶诚恐站在杨兴邦面前，每句道喜话中其实都隐含了一个道歉，而且总是有意无意一下一下把头点得低低。而杨兴邦呢？他邀请他们绝非想表明自己的肚量，恰恰是要利用嫁女儿这个合适的场合收受这些道歉，收回这些欠账！所以，他见了这些道歉头也就格外扬得高高。

来客们被搀扶引领进二楼的宴会厅去了，十一点多钟，胡秘书揩着脑门上的汗捏着那份已皱巴巴的名单从外面进来。

“董事长，该来的都来了，就差新郎迎来新娘了！”

杨兴邦低头看看表……正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阵欢呼声：“接新娘的彩车来了！快，点燃鞭炮！”

大堂里的员工们一下往外拥去，胡秘书意味深长地道：“董事长，您不打算亲自去把新人迎进门吗？”

杨兴邦回敬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点点头然后向大门外走去。

7

大门外鞭炮声已响成一片，翘首等着的大部分是大厦的员工，他们都在盼着早一眼目睹那位幸运的新郎的风采。他们早就听说董事长的千金这段时间在外面忙着热恋，可一直不知道千金热恋的对象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他们的想象中一定是一位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王子，否则就不会赢得他们漂亮而富有的公主的心。

车队从街里驶来，打头的彩车缓缓停在门前红地毯端头的空地处，杨兴邦也健步踩着红地毯走下台阶来，人们屏住呼吸等待着……然而，从打开的车门里钻出来的是一个皮肤黝黑、理个板寸头的威猛莽汉，要不是一身西服革履，几乎和北京胡同里那种痞气十足的“板爷”无异！不知何故，他脸上明显挂着一丝恼火，勉强冲众人不好意思地笑笑，抹一把脑门上的汗水转到车的另一边为新娘打开车门，嘴里还歉声连连：“杨小姐，实在对不住……您慢点儿，别磕着。”

杨兴邦站在那里不明所以的样子，他身后及周围等着欢呼准备抛洒手中彩屑的员工们更是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

杨佩玉走下车来，拖地婚纱、发髻上别着头花，胸前还挂着一串昂贵的珍珠项链，然而这一切也掩盖不住她脸上明显的不快。

“佩玉，这是怎么了，我们的新郎呢？”杨兴邦发话了。

杨佩玉别一眼身后那位蔫头耷脑的人，“刘韬利，你自个儿跟我父亲解释吧！哼！”

被唤作刘韬利的强打起精神，又赔出笑脸，“杨董事长，出了点小差错……就由我去替新郎把佩玉接来了。”他踌躇一下，“要不这样吧，大家伙儿先进去，我在这儿等，我保证说话功夫他人就该到了。”

人们总算弄明白了来龙去脉。

杨兴邦皱皱眉，抬头略一扫视周围，“这事儿也有找人替的！真是的。”说完径自转身往台阶上走去。

几个女员工忙识相地打破冷场，围到杨佩玉身边，一边夸她漂亮一边为她拎起婚纱那长长的后摆，拥着她往台阶上走去。手中抓着彩屑的人这才想起来，忙向新娘抛洒……

杨兴邦突然在进门前的一刹那站下了，他想起了什么，

略回了一下头往台阶下人群里望了望。他终于还是看到了，自己那个隐没在人群里的小女儿的身影！他再次皱皱眉，转身进门去了。

依旧是一身不合时宜装束的杨佩珊其实早就在人群里躲避父亲的目光了，她到底还是坐着一辆拉客厅里那些女员工的车来了，为避免尴尬，她没让姐姐介绍自己的妹妹身份。刚才父亲的目光向她投来时，她窘迫地转开了头，她怕被人认出。好在人们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姐姐处……人们随了新娘子涌向楼里，杨佩珊再次下下决心，硬着头皮走上了台阶。

一时间大门前空旷起来，只剩了刘韬利站在那里。他抬手看看表，恼恨地转身走到街边去等人。他本来一路上就受够了杨佩玉的脸色，刚才又挨了杨兴邦的奚落，此刻他心中的恼火可想而知。

时针一格一格直到接近了十二点，一辆出租车才在他面前戛然停下。他早已忍无可忍了，上前一步拉开车门，一把就将来人给拽出车来，继而是劈头盖脸的大骂："白冰江，你他妈的还是人吗?！有叫我去替你接新娘的吗？啊?！"

的确，来人正是那位白冰江，只是此时他头发梳理过，胡子也刮干净，已基本上收拾成了个人样。西服领子虽然翻了出来，可身上还是有点不对劲儿的地方，胸前空空，没系领带，他早上出门时就忘了。

"韬利你消消气，听我说……"白冰江边给司机付钱边道。

"我不听！有结婚大喜的日子睡过头的吗？还有脸打电话叫我去给你接新娘！我……真想抽你丫的！"

白冰江把刘韬利往旁边拉拉，"喂，喂，人家大门前你

粗声大气满嘴你那口胡同串子话，显得多没教养！废话先少说，快，把脖子上的飘带先给我解下来。”

“什么？”刘韬利这时才注意到白冰江脖前空空，差点没背过气去。他一边往下揪自己的领带一边感叹：“这杨佩玉也真瞎了眼，怎么能看上你这么个玩艺儿！依我看你也就配回你那个岳各庄当你的语文教员，还不是我瞧不上你，当教员你都误人子弟！”

白冰江系着领带，依旧不急不恼，“没错，今天又要误人女儿了。”

刘韬利还想骂什么，突然一愣道：“对了，你妈呢？儿子结婚她怎么没来？”

“我一个岳各庄语文教员已经够现了，再加上一个农村老太婆那不更现了吗？”

“你……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呆会儿进去怎么跟杨兴邦交代？还有，你没皮没脸的无所谓，你叫我这证婚人的脸往哪儿搁？”

“你没完了？怎么跟个事儿妈一样了！还较起真儿来了，不信咱哥俩打个赌，就今儿这场合，杨兴邦根本就不会想起我还有个妈！”

刘韬利似乎从白冰江的神情里看出了点什么，顿时哑了。

“站那儿犯什么傻呢，走吧！”白冰江埋头打量一番自己，“这下像个城里的新郎官儿了吧？”然后抬腿。

“等等！”刘韬利伸手把白冰江挡住。

“你还真没完了？累不累啊？”

刘韬利把头转了过来，口气变得异常恳切：“冰江，我想问你，你爱杨佩玉吗？”

白冰江一愣，良久后苦笑一下反问："你说呢?"

刘韬利把头垂下了……突然，他又一次咬牙切齿骂起来："你说洪云这丫的，好好的一个哥们儿，非背着咱俩以公司的名义偷偷摸摸去走私医疗器械！叫人家安小虎坑走一千万不说，整个公司也快让海关罚得倾家荡产了！他丫的倒好，一蹬腿闭眼到阴间躲清静去了，把咱哥俩可坑苦了！"

白冰江一脸愁绪，目光渐渐抬起，蓝天映衬下十八层楼顶"华宇集团"几个招牌大字格外醒目。

有了刘韬利如上的一席话，我们也就能对今天这场婚礼的来龙去脉有了个大概了解。当这对难兄难弟往这座巍然耸立的大厦里迈进时，他们的身影显得那么渺小而孤单。

8

实际上，所有的故事是从《婚礼进行曲》的演奏中才真正开始的……十二点半，宴会大厅里渐渐安静下来，主持人走上典礼台宣布婚礼开始，于是乐队便奏响了那舒缓而庄严的旋律。

大门打开，杨佩玉在白冰江搀扶下沿着大厅中间过道上铺着的红地毯，缓缓向前面的典礼台走着。也许是对刚刚在大厦门外发生过的冷场要做出补偿，此时大厅里气氛格外热烈，人们纷纷拉开椅子站起身，掌声欢呼声把乐队的演奏声都淹没了。年轻的男男女女手捧鲜花涌向过道，于是杨佩玉和白冰江被鲜花包围了……杨佩玉幸福地笑着，在她脸上再也看不出先前的不快，她毕竟是一个更乐于享受现在憧憬未来的异常感性化的女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